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拙齋文集卷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謄録監生臣倪景寛

拙齋文集卷十一

宋 林之奇 撰

啓

賀開府史丞相帥閩

被衮繡而位上公四海久欽於德望擁節旄而鎮南國三山甫借於威聲行將沛霖雨之仁恩坐致塞乾坤之和氣歡謠四合輿頌一新恭惟某官醞籍含弘操履剛正立忠孝之大節抱文武之全材鑄就裹麟金常經於

百鍊養成梁棟木寖底於百圍繇要路之荐更挺宏規之屢試藹甘盤之舊學皆正心誠意之淵源富伊尹之先知攄致君澤民之底藴嘉績已垂於竹帛殊勲列在於鼎彝謝安石登為東山之游裴晉公尚賴北門之護分陜以治仗鉞而行百粤承風可愛甘棠之蔽芾三台近日重期梅鼎之和調閫地增光帥旌俄指父老翕然而相慶慰巖石之具瞻吏民晏若以交孚快景星之先覩隆私莫比厚眷有加第恐思納誨之功不容處承流

之寄再恢宇宙永會風雲某跧踔微蹤跰躚弱質蓬山備數猥蒙頋盼之榮宗邸員丞便有升沉之隔嘆槐庭之深邃幸梓里之依歸坱圠大鈞行遂二天之託卑微小吏敢憑一日之知輒修竿牘之誠少叙門墻之舊高秋澄肅潭府優游願迎玉燭之和重赴金甌之選

賀陳左相啓

光膺制麻登冠台席中外百辟驩喜一詞晉德盛而朝廷愈尊泰道亨而君臣自合竊以輔相之任明主所以

立政化之元艱難之時皇天所以開賢哲之業非艱難何以顯所降之大任非輔相何以使勃然而中興振古以還此理明甚元海接武而雲擾王茂弘謝安石由此奮庸兩河裂地而虎爭裴晉公李文饒因而底績蓋惟震風凌雨始知有棟宇之安苟皆坦塗安流何以見舟車之利故銷金石無俟累月而有鎡基不如待時夫豈人力之能為莫非天命之所在恭惟蚤由德進浸以時每恢恢每謹於大軏斷斷不循於他技畢公正色既

成弼亮之功山甫令儀未究將明之略逺兹雲龍千載之遇復契啐啄一時之機乃論功次輔之聯乃正位首台之重一新觀聽再茂經綸此誠君子見行可之時況值真主大有為之日郵命甫播羽檄適馳屬寳運之將新肆強隣之匪茹使命夷倨邉候繹騷神奪其衷孰可忍也天之所啓其在兹乎去兵去食而信不可無彼既畔盟而罔顧知彼知己而戰固不殆予豈退舍之能安願潛先物之幾益謹折衝之筭渺彼封疆之蕞爾政惟

談笑而摧之吾何畏哉必也師直為壯我則異是所謂道御而王鬼神理顯於惡盈釁夏心同於助順元魏東遷而都洛殆欲速亡秦苻南舉以渡江何殊送死彼衰無日吾圉何憂劉項之勢宜決於雌雄袁曹之爭豈繫於強弱惟人謀之咸贊迺帝命之不違攻不足者守有餘亟宜伸於廟筭壹大治則終身創果何憚於武功蓋威惟斷而乃成事必恐而後濟某也運甓平日擊楫北時每忘恤緯之憂願奮死綏之勇念門下新騰於揆路

方士林爭馳於賀緘懼求苦語之鈌然惟騁諛辭之紛若敢推德愛冐獻忠規竊謂勝籌當決於帷中竒兵宜運乎堂上投機之間不容毫奚俟狐疑掩耳之前有震霆惟貴神速上策莫如自治先發乃可制人兾秉兹兵立之初即助為於鑠之舉佇聞勒騎一洗唐太宗渭上之盟當務磨崖重勒元次山浯谿之頌

上朱中丞啓

益隆上眷進位中司國論求衡石之公鄉邦增泰華之

重竊以三臺鼎峙自古惟御史無以加五院緯連在今以中丞為之長引人主耳目之所不接達乎四方合天下腹心之所欲言出於一口勤求民瘼以安萬姓繩糾官邪以肅百僚獻納之責實通於諍臣董正之權或重於宰相茲事體大舉世才難共惟中丞事君無私許國有素木將用於梁棟必待十圍金未鑄於裏麟嘗經百鍊退而處約藏以待時筆下掃千人之軍胷中蟠萬卷之讀優游苹渭身為十載之閑容勿唐虞道有一言之

合擢引諫省荐領臺綱盖應龍翔則雲霧滃然而興故
猛虎在則藜藿為之不採介然特立之譽允矣獨坐之
除申錫龍光一新風采雖官守言責之逈大抑任重道
遠之無逾郵置甫傳中外胥慶某桑梓晚進斗筲小才
金蘭瞠後於同心草木繆當於吾味志惟晞孔卜商何
以起予哉身則去齊鮑子誠為知我者政闔掃門之便
徒傾賀厦之誠所望謀臧敢稽忠告方將以弘毅而厚
望於君子豈敢徇姑息而淺為之丈夫仁豈遠哉惟力

行而必至時則可矣非茂對以奚為願斟酌於民言更扶持於善類力辨邪正深明後先欵外攘於内修致遠懐而近悦落金吾之膽詎可無温造之抨寢淮南之謀正惟憚汲黯之直仰以慰悃九重大有為之志俯以壓塞四海士大夫之心公議所孚民望咸屬當令泰山逸士作慶歷聖德之詩毋使昌黎丈人著貞元諫臣之論

上何諫議啓

茂簡深衷延登大諫直聲夙播公論永孚竊以百官皆

箴王闕而職有司存七人俱號爭臣而事從其長唐虞
勲華之史謨必别於禹皐房杜謀斷之長直猶遜於王
魏自非忠嘉出乎天性議論當乎人心則何以自結於
九重之知隱然為一世之重共惟諫議才高經緯識貫
古今力探聖學之源深明王事之體蚤攄素藴峻涉亨
衢聿逢行可之時荐居言責之重彌縫輔賛誰識用藏
饜飫優游自令理順惟默存諤諤之實豈顯求赫赫之
名正直天通靖共神介益光夙夜永終之譽將膺左右

圖任之求密勿太和之朝雍容貞觀之治膏澤遂覃於四海雲龍永契於千齡某下走駑材末學膺受匪直興起於聞風之久蓋嘗唯諾於摳衣之餘惠然國士之知申以君子之愛際幸若此報塞謂何顧因賀厦之誠輙獻美芹之見聖王在上豈憂魏徵之難全輿議所期但覺陽城之有待

上都司諫啓

簡在宸衷序遷諫苑邦之司直民具爾瞻郵置甫傳中

外胥慶竊以責難陳善在古人不立於常員補闕拾遺
及唐世始分於職守並肩而立易地皆然屬當行可之
時尤貴美成之久恭惟司諫識該今古學際天人挺玉
質之粹温擅金聲之宏達直養浩氣信悃愊之無華入
告嘉猷每優游而不迫諫行言聽謨明弼諧雨露霑九
重之恩羽儀增兩省之重導人使諫既成諤諤之昌責
難於君尤見卷卷之愛一言甫出四海同休將緜政途
洊升揆路沛膏澤而益遠輩蘿圖而寖昌某蕞爾蠢愚

踏然疏逺生平無雅素之分一見蒙特達之知薫之沐之博我約我君子之愛固當然也國士之遇何以加諸戴此恩私若為報稱願因賀厦之始輙陳窺管之愚居王魏之官當念時哉之易失事唐虞之主奚憂嶢者之難全

回徐教授啓

思見故人若懷飢惄遠承書問如對面顔既聞旅次之安移復仰譙光之下逮顧不及此慰何如之共惟某官

學洞淵微氣涵剛大望髙仁里聲滿賢關得雋翰墨之場投機功名之會嶄嶄頭角已發見而非潛恢恢刃硎猶善藏而未試挺出要路允謂奇才獨冷廣文詎為久計諒養成於華貫當亟奮於亨衢顧如蠢愚忝有雅素閩嶺嘗覘於半面武林又枉於高軒雖邂逅適願之偶然無幾相見然踟躕搔首者久矣靡日不思豈量際會之來廼有親依之幸且將進躡無亶之坐薄采在泮之芹挹彼汪波即冀吝疵之一洗式時德宇終期通介之

兩全屬祥署之云初顧沖襟之盃固永綏福履緜介壽祺

到任謝宰執啟

假使節於全閩猥被過家之寵董船征於互市濫承柔遠之流臨履云初戰兢尤甚惟東南要荒之地最廣實天地溫厚之氣所鍾在諸番之中最為恭順自上古以降常用綏懷非如西北之二邊每接干戈之百戰故因其仁氣義氣之別則待以周索戎索之殊卉服蠙珠任

土嘗修於禹貢南金象齒獻琛亦頌於魯詩極舟車之所通示羈縻之有漸不取武功之用粤惟文德之敷威責有令而文告有辭在周雖列職方之掌下碇有稅而閱貨有燕至唐始立市舶之司許以通商為之置吏考諸歷代惟皇朝職守之尤詳列在三方蓋溫陵事任之甚重引賈胡之往返斡泉貨之低昂自非蔚有重望如孔戣素立清節如宋璟不以粟金入懷如張屬國不以貪泉易心如吳隱之則何以被皇華之遣而不慙攬澄

清之轡而無歉如某者學惟墻面質但蓬心半生連蹇於詞場四載優游於册府字雖丁識誠難兩石之彎經匪亥全尚迷三豕之渡蟫蠹書而何用馬賦粟以何多當邊防羽檄之交馳撫書生鉛槧而有愧縱欲投班超之筆於我何加俾之請終軍之纓則吾豈敢閲百計以皆拙省一日之無長豈抱關擊柝之敢辭矧委吏乘田之有守敢遺餘力不務竭誠願言謹始以圖終姑且用勤而補拙沛朝廷之膏澤於是達亹亹焉總蠻夷之綱

條所言但平平爾雖微高論庸竭寸心共惟某官開闔
壯猷翼扶興運誠明並格於高厚聲教旁通於朔南寸
刃不施稾街授單于之首尺書所暨鴻臚列尉佗之珍
欲威懷兩用於域中故文武並施於術内肆令躍冶冒
此乘軺取棫樸而薪槱之俾克生於王國惟桑梓而恭
敬止復推本於人情某敢不慎啓于中視鞭其後雖未
能尺箠以笞行說奮賈誼之大言猶庶幾重譯以致越
裳庸顯周公之美化

謝汪帥啓

小智自私久竊祠宮之祿大鈞播物俾從帥幕之游既出於公舉之推復遂其私計之便措躬無地錫福自天竊以人多急於身營智莫難於物徧位望尊而願忠者踵至土地廣而造請者沓來耕或遇雨則穫以為憂沂者得風則泝非所欲楚越南北之殊軌冬夏熈凝之異情積其一二日之所求雖使千萬變而未歉故於謙有平施之稱而在易無曲成之遺溺己之溺而飢己之飢

此禹稷之所自誓憂民之憂而樂民之樂雖孔孟以為難能蓋以至無供萬物之求以大公任四方之責其道甚廣所應無方惟在其槖籥之中始知有憪懞之賜如某者器非適用學不知方既邁壯齡始叨末第委身義命絕意顯榮馬足車塵初未服從於吏役鑾臺鳳閣固已躐升於俊游所研窮者千古浩渺之書所交結者四海豪傑之士大則元元本本之弗畔小則恠恠奇奇之罔遺識元紫芝之潜自消於鄙吝揖黃叔度初莫測其淺

深諄諄然忠告之勤閔閔焉德愛之益景星先覩之為快行露蒙潤而未知目擊所存心期自遠失身一疾去國十年力僅勝於匹雛行幾類於跛鼈隨風過反恍神山之曾游霪雨漂沉遭土偶之屢笑還歸里閈粗理生涯鄉鄰或鄙於東丘親黨誰憐於北阮爨無欲清俸祿罄於久閒盜不過門貲財困於多女猶叨廪食未即溝捐徧歷十全之醫盛蓄三年之艾既大綱而小作紀遂月異而歲不同昔遭末疾之風淫將食之既今競分陰

之尺壁殆幾乎全游有夤緣復茲際會博我約我薫之沐之飛鴻在冥冥之中綈袍有戀戀之意為黃堂之重容榮幸已多陪碧幢之上游叨逾孰甚俾積餘力庶為全人既無需次歲月之延復省裹糧道里之費使其自擇所處者何以復加於此乎顧此困窮之中有此遭逢之幸此葢伏遇某官天民先覺吾道主盟文經武緯之旁通吏才將略之兼備自分民於閩嶺將報政於期年佩牛俗改而咸慶秋成抱牘吏稀而坐觀晝永俯念麟

臺之舊肆騰鶚薦之章一諾重於千金片字榮於華衮
眷思寵錫俞旨曲從頓令瓦礫之資居有鼎彛之重搢
紳聳動欻令公議之伸里閈喧傳足視交情之厚某敢
不脩身謹行宿道向方務恪守於官箴永矜持於行檢
貲財筋力既曲全老病之安會計牛羊敢或廢委秉之
守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劉丈舉自代啓

方慚鉛槧難陪三館之英敢意姓名輒與九官之遜譽

過其實得之若鶩竊謂拔茅必以彚征避路不枉一步
蠡不如種豈其韜畧之必長賜賢於丘曾匪淵源之少
貶既分而已則愈有自下而人以為高此先進後進所
以相資故大賢小賢均於有得允為羙事豈曰虛文如
某者行則迂踈文惟骫骳雅宜服州縣奔走之役顧乃
從臺閣清切之游讀未見書浩莫窮於涯涘正得幾字
初無補於絲毫雖實碌碌以素餐獨有區區之墨守金
方就錬詎敢為繞指之柔璧未嘗投自應無按劍之怒

每粗求於己志固絶望於人知迺過辱衮褒俾充鶚薦庖人已治烏用越而代之大匠雖勞豈能傷其手者徒借鹽車一顧之重俾有敝帚千金之酬遂指此名俾重於世此蓋伏遇某官中立無倚久要不忘㝢從傾蓋之驩每加特榻之遇揄揚有素何嘗許邵曰評之更汲引惟新復居山公啓事之冠雖達能固無私謝而知己所以求伸顧非土木之心寧無門地之感某敢不益勤樸學分處散材念惟賢知賢何以稱至公之舉將以德報德

庶不負平生之言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士人謝孫憲啓

猥佩雞冠自愧仲由之鬬狠鼠牙雀角幸逢召伯之辨明罪大罰輕恩深感極伏念某等童心未變庭訓莫遵業弗戒於荒嬉氣漫矜於在鬬比因初澣之暇輒追重九之驩但虞一夜秋香之哀豈料今日人心之别初由毀瓦以致怨繼遭鳴鼓而見攻德山棒行非由機契孟嘉帽落不待風吹要為蒲人之盟不啻淮陰之辱尊拳

可畏信雞肋之難安編鬚瀕甚危幾虎口之不免遂成飲食之訟以貽父母之憂既在乎縲絏之中惡得無罪苟寘諸箠楚之下其何以堪豈曰意全實由天幸茲蓋伏遇某官恩流冬日明察秋毫聽騣明堂下之言攬鄒陽獄中之疏黥布之身入漢壘恩威並施孟獲之戰遇蜀師擒縱兩用洗其既往之咎開以自新之途屨校以懲是謂小人之福也姑息弗用得非君子之愛乎顧螻蟻之微曷玷丘山之賜某等敢不志懷結草事必吹齏

佩婁公唾面之箴豈忘懷忍報晏子脫驂之德願畢驅

馳

拙齋文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拙齋文集卷十二

宋 林之奇 撰

史論

論通鑑與左氏相接

孔子於春秋盡於哀公之時左氏引而伸之盡於二十七年其篇末又引而伸之至於悼公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

人俘鄭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智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是左氏之書盡於韓趙魏之滅知伯也此書繼左氏傳所作故始於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葢所以接左氏之體也韓趙魏之滅智伯在於周定王之十六年上距左氏之篇末凡十有五年下取通鑑之初威烈王二十三

年凡五十年左氏引而伸之以及於韓趙魏之滅智伯通鑑又反而進之以追及於韓趙魏之滅知伯此其文勢雖前後而實相應也

論作史之體

某甞聞之先生曰自春秋筆削之後春秋之法不傳歷代史官記事而已其褒貶不在焉惟司馬文正公范内翰為得夫春秋之正傳文正公於通鑑首載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范内翰之於唐鑑首載唐太宗

之陰結豪傑以晉陽宫人劫高祖且稱臣於突厥而求其助蓋孔子之作春秋惟以為君臣上下之不明義利之無别所以記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詔後世司馬公范内翰得此說故其著書立言之始首辨夫名分之際以正天下之大綱謂威烈王當正其分不當封韓趙魏為諸侯唐太宗寧不得天下不可稱臣突厥此則明乎春秋之大旨而得夫子之正傳也夫晉之大夫止於韓趙而已命之以為大夫猶可言也安得晉國猶在而

以晉之大夫立爲諸侯乎周之名分之亂蓋始於此世之論封建爲非者往往借周唐以爲說謂周之亡以諸侯唐之亡以藩鎮某獨以爲不然諸侯藩鎮非能亡周唐也而其所以亡者實自亂也威烈王不能討韓趙魏之罪而反封以爲諸侯唐自肅代而降藩鎮戮主帥因授以節鉞周唐之亂實在於此夫君臣之分如冠屨之不可移易也苟其犯上則天地猶不能以成其化育而況於人乎其在月令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

蟄首種不入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夫春夏而發生秋冬而肅殺天地之常理也周唐之君當刑威而慶賞之是逆天下之常理也天下安得不亂

豫讓報仇

太史公傳刺客五人而豫讓在焉意謂此五人者輕用其不貲之身逞其志於匕首之間以行險僥倖成其志則如曹沫如聶政不幸而不得志則如豫讓如荊軻如

要離是皆不合乎義輕用其死實匹夫之勇也故子雲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是皆不許之以義蓋知死非難處死為難死不可輕用要在合乎義而已然豫讓之死不得為義而其言則有合乎義者其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耶而讓則以為既已委質為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蓋既已委質為臣則負舊主而臣新主矣既臣新主又求殺之則既負舊主而又為不義於

新主矣李陵臣於匈奴司馬遷為陵上書謂陵身雖陷敗而不死冝若得當以報漢也上以為誣罔下之蠶室李元平為李希烈所擒闗播聞之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俄而受賊署為宰相有告其貳而元平斷一指以自誓然李陵未嘗有以報漢李元平未嘗有以覆賊而建功故司馬遷闗播所以不能自免也使陵果有以報漢元平果能覆賊猶不得為義士何則既臣於彼矣而又不忠是未得為義也張廵為禄山所執其

人嘗以刃廵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廵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有所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亦不降若廵者可謂明於義矣南霽雲之將欲有為是亦元平之志也而廵乃不之許者謂既事人而欲殺之不可也此豫讓之死雖未合於義其言亦有可取

文侯不爽獵人期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

何以行之哉蓋治家而無信不可行於家治國而無信則不可行於國孟子之妻出其嬰兒啼孟子曰毋啼社歸當殺豚以食女其妻歸孟子命殺豚曰幼子常視毋誑告之以豚而不殺是教之欺也卒殺豚食之蓋居家而家信當如孟子之不欺嬰兒治國而國信當如文侯之不負虞人

聶政刺俠累

韓相俠累之坐府上兵衛甚嚴而聶政以一介之夫持

數尺之刃得以上堦而殺之何也盖君子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干櫓惟忠信禮義以為終身之防然後無倉卒之可虞故被甲百萬不如投壺而雅歌閉戶十重不如談笑而岸幘苟無忠信禮義而徒恃其區區之衆此俠累不免於聶政之禍也晉靈公使鉏麑殺趙盾入其門則無門焉者入其閨則無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鉏麑曰嘻子仁人也吾入子之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

晉國重卿而食魚飱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也然則宣子之免於鉏麑之禍者豈在於兵衛之嚴哉

魏相田文

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盖欲賴乎天下之英才以保我子孫黎民者必其人之無他技休休然如

有容而後可嚴助曰使黷任職居官亡以瘉人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是知田文雖不如吳起之才而主少國疑之時則文足以辦此而起則不足以當之觀起之去魏事楚也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云云楚人之貴戚大臣多怨及悼王薨而起不免於禍豈非主少國危之事非起之所能當乎然則田文之言實驗於此夫楚悼之相起是猶秦以治兵而治國也諸葛亮應變將畧非所長而能輔少主使人無間言長孫無

忌不長於用兵而能當武后易奪之際毅然不可奪以是觀之則知為將者果不可以使之辦國家之事也

楚悼王相吳起

甚哉楚悼王之不如魏武侯也武侯相田文而不用起知其才可為將而不可以為相也至於悼王則舉而相之以其才之長於為將遂謂其可以為相也古之聖賢才術無所不長文經武緯無所不施如商之伊尹周之周公曰將曰相惟所用之自非聖賢才必有偏是故高

祖之世征伐則有樊噲㷀布韓信至於定諸呂以安劉氏則委之周勃陳平武帝之世征匈奴則有衛青霍去病至於擁昭立宣則委之霍光金日磾將者為將相者為相因其才而任之不復如古之世矣故非有伊周之才而責之以伊周之任者未有不為害也漢之曹操吳之諸葛恪魏之司馬懿是皆以將之才而為相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故其小者竊位大者奪國紛紛爭亂此無他以將才而為相耳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蓋惟君子而後可以當此任也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邦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當師之終是功成名立之時小人有功而加之賞可也用之在位則不可吳起之相楚幸其死於悼王之時起而不死則曹操司馬懿諸葛恪之事可見矣

以二卵弃干城之將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以其才可將五百乘公謂其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之二鷄子故弗用然當戰國之時得爪牙之士而以二卵之故頻弃而不用是亦可惜也盖處戰國之世於士則不可不求其廉謹於爪牙之士則不可以廉謹而求之也是以擇將之才與公卿大夫不同公卿大夫之才非廉謹不可也至於將則嗜利無耻者皆可為也高帝之興一時所用以為將者皆販繒屠狗之徒椎埋發塚之輩尚安可求其素行哉惟先取其

將略而不復責其素行者而為之是以不五年間取秦滅項以造漢室之基業即此以觀則知戰國之世爪牙之士安可以二卵之故而弃之哉漢陳湯斬郅支而歸石顯惡其矯詔言湯素貪所擄財物入塞多不法欲按驗之劉向上䟽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湯斬郅支而歸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也於是下詔赦湯夫以湯之擄掠財物入塞多不法猶不足以掩其功況以二卵

之故而弃干城之將哉雖然衛侯之言猶有可取者以

變之爲吏取民二雞子猶且有罪況其所取有大於雞

子者乎後世以來爲吏者不法姦贓狼藉而尚且不治

至其敗則有胡椒八百斛芒𪌯兩舫者以是觀之茍變

取民二雞子而衛侯刻之亦不爲過

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

人臣之事君惟欲格其非心而已衛侯言計非是而羣

臣和者如出一口尚安用乎人臣者哉楚莊王言事而

當羣臣莫能逮則退朝而憂申公巫臣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臣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將幾於亡乎是以憂也夫以莊王謀事而時猶且以為憂況衛侯之計非是而羣臣和之如出一口乎

齊威王來朝

諸侯朝於天子禮也周東遷而後此禮廢故諸侯莫有朝於周雖齊桓晉文之賢猶莫有舉此者況其他乎威公葵丘之會但能率諸侯尊宰周公而未聞其朝天子也晉文公踐土之盟雖能朝王然召王以朝非其正也孔子變遷其文而爲之諱曰天王狩於河陽其能率諸侯以朝王是特因會諸侯於踐土而朝之非其本心也非其本心者且猶取之況其能以禮而朝王者乎威王之賢東遷以來未之有也世多謂戰國以來無賢君某

嘗求之得二人焉曰齊威王趙武靈王威王不以周室之微獨能以侯禮而朝王此威王之賢猶可取也至於趙武靈王之時秦初稱王韓魏亦稱王獨武靈王不肯曰無其實安敢取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此二主者尚知有君臣上下之分使其得孔孟而為之臣庶乎可以為周之文王

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

自古賢才之用於外往往多為左右小人之所排擊沮

難而不得進故伊尹之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
其人葢居官者雖得賢而用之然必居君之左右者亦
惟其人然後為善夫以善於治即墨而左右毀之不善
於治阿而左右譽之則左右之言豈足信哉以是觀之
則知欲賢才之得其志惟在於左右得其人乃可杜預
之在晉嘗賂洛中貴近或問之曰吾非求譽恐其為害
夫以武帝之用杜預可謂信任之之深矣而預尚且恐
其為左右之所間則知人主之左右苟非其人則賢才

未有能伸其志者威王烹阿大夫之後左右皆得其人而賢才獲其志觀其與魏惠王論寶以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冦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有盼子者使守髙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首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皆用即墨大夫烹阿大夫之所由致也

顯王賜秦獻公黼黻之服

諸侯來朝於天子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也故詩所謂諸侯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衮及黼蓋賜諸侯黼黻之服必於其來朝有功然後可以賜之秦獻公未嘗朝周亦無其功而顯王乃以黼黻而賜之是畏其强也蓋周室衰微惟以諸侯之强弱為高下當三晉之强也不以其道立為諸侯非所當立而立矣既已立為諸侯則當列於諸侯之位也魏韓趙既已皆諸侯矣而秦獻公以諸侯伐諸侯何功

之有而乃賜以黼黻之服是非所當賜而賜也非所封而封非所賜而賜周之政刑無復有矣

諸侯以夷狄遇秦

戰國之諸侯可謂不能自立而惟以國之强弱視人為叛服者矣當秦之未强也則皆以夷狄遇之而使之不得與中國會盟至於孝公發憤布德修政商鞅說之以富國强兵之術及其强也則諸侯割地以奉秦相率而帝之惟恐其或失始焉中國之會盟不可得而與終焉

相率而帝之安在其能立也昔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今君因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而何今以秦之未強則擯斥之及其既強則尊而帝之以是知戰國之諸侯皆戰國之鼠也

鞅與甘龍論變法

甚矣利口之能移人也商鞅與甘龍論變法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田蚡之與嚴助論討閩越溫彥博之與

魏徵論處降賊甘龍韓安國田蚡魏鄭公之言皆是也而卒為利口之所奪誠以利口之移人能變白為黒易東為西使時君世主亂其是非而從之此孔子所以惡利口之覆邦家蒹葭之詩所以刺襄公也而其言謂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盖秦之為俗所尚者武勇所好者攻戰是秦之為秦可以為强而不可以為長久之計故蒹葭之詩惜其不能用周禮而刺之然秦所患者乃以其法之不足而不知其所以為長久之計要當

用周禮而後可也當孝公之立慨然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下令國中曰云云當此之時使德如孔孟者而輔之告之以行王政用周禮而固其國則秦庶乎可以為西周矣不幸而商鞅者出以前世之法為不足而變之蒹葭之所刺者非以其法為不足也禮不足耳商鞅又以其法為不足而紛更之則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則其焚溺益甚又安得而不亡哉

有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商鞅可謂能誘民於征戰者矣民有軍功者各以率受
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至使秦民强戰者必賞
私鬬者必戮以重賞而誘之以重刑而懲之民安得而
不趨於戰哉此民之所以小大僇力無足疑者然鞅之
既變秦法興兵肆伐無不如意是以不數十年間并六
國而有天下故嘗論之鞅之為法可以用之於天下未
定之前而不可用之於天下既定之後何者以其天下
好戰之俗多也周人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蓋率

天下而為忠信孝悌之行惟其有忠信孝悌之行而無
嗜殺之風故牧野之戰武王罷師而歸馬於華山之陽
放牛於桃林之野以示天下弗服而天下亦無復有好
戰之意秦人使其民之習於攻戰使其武健能刺捕甲
首者得以自復其役而民亦皆爭而為之不知其他及
天下既定之後欲民之不好戰而終不可得前日欲其
勇於公戰則惟恐其不可得令日欲其忘戰則有所不
能得於是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風聲氣俗日漸月漬

安能遽忘之哉是雖殺豪傑銷鋒鏑使天下忘戰然天下終不能忘也是以陳勝吳廣奮身於隴畝之中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而天下響應誠以天下多好戰之俗故耳秦之興也以商鞅其亡也亦以商鞅則鞅之功何以補其亡秦之罪哉

刑公子虔黥公孫賈

甚矣商鞅之似江充也漢武帝使充為綉衣使者追捕盜賊充出逢館陶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獨令公主得

行車騎劾沒入官從上甘泉太子僕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充不從遂以上聞武帝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此其事與商鞅刑太子之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其事正同雖如是然不能以兩立也商鞅刑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及惠文王即位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盡滅其家江充知與太子有隙懼武帝晏駕後爲太子所誅乃先以巫蠱譏太

子而太子死以是觀之若此必不能兩立非太子蒙其禍則必及其身及其身則為商鞅及其太子則為江充此皆必然之理也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劾奏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持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夫以釋之之賢尚且以此相忌至於幾不相容幸而二人俱免於禍然亦殆哉景帝岌岌乎張釋之也

龎涓自以能不及孫臏而刖其足

荀子曰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欽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以驕溢人不能則嫉妬以傾覆人是君子小人之分也盖惟君子可以有能小人則不可使之有能涓小人也言兵而有能此其自以能不及孫臏至於召而刖之也涓之自以兵法不如孫臏召而刖之亦猶李斯自以刑名之學不如韓非言於秦帝而殺之也公孫弘自以春秋之學不如董仲舒譖之武帝出而爲江都

相凡此皆小人之有能恐其人之愈已則深排力詆以陷於禍害譬如豺狼不可近也雖然涓之所能者兵法也妒其兵法而刖其足兵法猶在也魯有蜀山無趾見於仲尼仲尼曰子已陷於禍害來之何益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害吾身是以喪足也然吾猶有尊足者存涓雖以法而刖臏之足臏猶有尊足者存足可刖而兵法不可害雖刖其足而兵法用於齊涓亦陷其所圍而死涓之所以陷害於臏者乃其自害也安可以及人哉

田忌救趙而引兵走魏都

葢救趙而引兵於趙用兵之常也令其引兵於魏都者是得夫解雜亂不控捲救鬭不搏檝之道葢解雜亂而控捲者其亂愈不可解救鬭而搏檝者其鬭愈不可救惟批亢擣虛形有所格勢有所禁則不期解而自解耳苟惟不知形格勢禁之術而徒控捲搏檝則雖欲解之適所以堅之也葢救人者不必救其所圍之國惟擣其所虛之地使其反兵以救亂則其圍自觧是一舉觧趙

之圍而後收獘於魏也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王邑以兵欲狥昆陽嚴尤說之曰今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鋭攻之兵以大敗耿弇以兵討張步視安西城小而堅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攻臨淄半月拔之盖攻其瑕則堅者亦瑕攻其堅則瑕者亦堅王邑以兵挫鋭昆陽之城小而堅卒以自敗是解雜亂而紛糾救鬬而搏擊者也耿弇以兵攻臨淄而安西自拔是不控捲而雜亂自

解不搏擊而鬬自散者也豈惟用兵爲然而天下之事亦莫不然也盖將欲救人之患者莫若迂回宛轉使之出於不慮而後可圖如漢七國之亂晁錯爲景帝謀削七國之地而七國果反此所謂解雜亂而控捲之者也其後主父偃祖其故智爲武帝言分王子弟終漢之世山東無强國此所謂不控捲而雜亂自解者也

縣置令丞

令丞之置實自秦始鞅之相秦其他法度刑政固無足

觀惟縣置令丞一事最為近古故行之至今而其法猶在不可不表而出之也

拙齋文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拙齋文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寛

拙齋文集卷十三

宋 林之奇 撰

史論

廢井田

井田之壞雖自商鞅然自戰國之時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云云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以是觀之則知孟子之世而其制固已紊亂而非鞅壞之也鞅之所以被其名者蓋由變井田而為阡陌不復有先世

之遺意也故嘗論之井田之成也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壞之也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爰自禹平土創為溝洫之制井田之法實規模於其間至於歷夏商而其法大備是其成也亦數百年而後成周自東遷齊桓晉文更定霸業疆域之制散亂而無統歷至秦孝公之時盡變其法而為阡陌是其壞也亦數百年而後壞以是觀之則後世之君欲復井田之制於一日之間可謂不知務也

子思言利孟子不言利

孟子之適魏正當魏人敗於馬陵秦人擄其公子卬魏之為國可謂困矣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蓋其兵屢敗意夫孟子之來必有奇謀祕計以取勝於鄰國而洗其屢敗之過也故其言曰云云一洒之如之何則可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馬陵之敗擄太子申是也西喪地於秦七百里者秦取西河之地也南辱於楚史傳失傳惟其屢敗如此故問孟子用兵

何若而利何若而不利也而孟子則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惟其言仁義至於利之一言則斷然以謂如虎狼之不可近近之則噬人如烏喙之不可食食之則致死者然孟子學子思者也甞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人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孟子之學子思既知夫仁義為利之大而其對梁王則終不

以利言之何哉善夫温公之論子思孟軻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惠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此說可謂盡之矣蓋仁義非無利仁義之利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與世俗而言仁義之利彼將以利心而求於仁義果何以得仁義之利哉楊墨之徒雖曰仁義一則以利天下而不為一則以利天下而為之惟其以利心而求於仁義雖近仁義而卒不免於利故惟孟子則

可以與之言非孟子而與之言則失之矣蓋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則失人不可與之言而與之言則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之所以罕言利者罕與世之人言也夫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之道傳之孟子夫子罕言利而子思言之於孟子此子思之所以為善學夫子也子思既言利而孟子則不言之於梁王此孟子所以為善學子思也譬如醫家之用藥此人所用之藥不可以用之於彼人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為墨子而言

則可為始皇而言之則不可倹非聖人之中制為魏晉之君倹嗇言之則可為武帝言之則不可矣

孟嘗君招士

孟嘗君之養客數千人世皆以其能養士而賢之而司馬温公獨不之取以謂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夫孟嘗君之養客世皆以為賢而温公獨比之於紂何哉蓋嘗謂孟嘗君之養士非能得天下之賢人而養之也其所得者皆出於一時亡命無賴雞鳴狗吠之徒盖其所養

非所養故也當孟嘗君養士之時孟子在齊養客數千人而不能得一孟子安在其能養士者哉正猶公孫弘之開東閤以延天下之賢人至於賢如汲黯則排之如董仲舒則逐之開東閤以延賢而不能得仲舒汲黯則東閤之所延者可知矣然孟嘗君以賤妾之子而得靖郭君之嗣者以其能招賓客而養之其意蓋欲以此竊齊其終不能得志者亦為齊之幸也

孟嘗君書門版使人入諫

公孫戍能諫孟嘗君受象床之為非至於其已則受寶劒可謂工於料人拙於謀已也而孟嘗君乃喜其善諫至於書門曰有能揚文之過而得寶於外使疾入諫者何哉蓋人君之受諫惟取其言之有益於已不問其人之如何也昔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色也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而巫臣卒自取之及其奔晉也晉人以為邢大夫反請以重

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盖巫臣能諫楚莊王不納夏姬而已則納之為已謀則不善也為楚莊王則實善也故從諫者惟取其言之有益於已安問其人之如何哉楚人有不死之藥齊人欲往而求焉至中塗而聞其死乃為之嘆息或問之曰彼既死矣子何嘆乎荅曰其人雖死安知其無不死之藥乎則是其所求於人者惟取其有益於已彼之能與不能非所問也雖然孟嘗

君之能從諫如此而卒以無間者何哉盖孟嘗君之從諫非其誠心行之不免有利之之意其意謂門下三千士不欲失一客之意則三千人皆以為親於己矣竊嘗謂孟嘗君能為人所不能者二公孫戍責其君不納象床而能從其諫不問其人之如何一也馮驩責劵於外舉而焚之而孟嘗君不怒二也使其加之以誠則周公豈能過哉

五國伐秦

孟子問齊王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王曰楚人勝云云以一敵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秦以一國而與楚燕韓趙魏相敵是亦以一敵八也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而秦人每勝六國每負秦每强六國每弱者何哉蓋論天下之正理小大多寡誠不可以相敵而秦每勝者蓋以氣而勝人之國也譬如人之博焉氣盈而財少者博每勝氣縮而財多者動多敗以是觀之則秦之所以能勝而六國所以常敗者秦之氣盈

而六國之氣縮也苟以氣之盈縮而論之則小大多寡不足論也

張儀說秦王

為縱約者六國曰楚曰齊曰燕曰韓曰魏曰趙此六國者相與約縱合而為一以抗秦張儀欲敗縱約必先說魏而使之歸秦者蓋儀約之成與不成其利害在於魏也魏之為國其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實六國之戰場也使魏能守縱約則秦必不敢越魏以謀六國也自

古天下有大梁實為南北之限漢吳楚之亂梁孝王令兵守魏州吳楚不敢越梁而北唐安祿山之亂張廵許遠固守睢陽而祿山不得越之而南以是知梁地古之戰場實南北之要衝也故商鞅之欲强秦必先詐公子卬而取之使獻西河之地然後鞅之計得成及張儀之敗縱約也亦先說魏使之歸秦而後張儀連衡之說定以是知梁之為地天下之要張儀之欲破六國之從必先說梁而後五國可得而服若儀者亦可謂善為衡者

矣

秦惠王伐蜀

秦之破六國也世之人皆謂其本於張儀之連衡而破蘇秦之從夫從約之破雖出於秦而秦之所以并六國者實非衡之力也使秦而不能知其先後緩急之序則諸侯無自而平秦之所以能并諸侯者其實出於遠交近攻之策是謀也出於司馬錯成於范雎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阻難至司馬錯欲其先從事於易以伐蜀

其後秦攻諸侯欲以兵取剛壽范雎以謂先韓魏而後齊楚此二說者秦并天下其說蓋出於此也大抵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蜀瑕而韓堅故先蜀而後韓韓魏瑕而齊楚堅故先韓魏而後齊楚此蓋先瑕而後堅也瑕者既為吾所有則堅者果何所恃哉以此觀之則秦之并天下實先此二策而張儀之衡特為之助爾

攻韓刼天子惡名

世之說者往往以謂周於戰國之時不能復興蓋當是時周之為國特有百里其地則不大於曹滕其民則不衆於邾莒果何以能興哉然以吾觀之其實有可興之理也當威烈王之時諸侯不朝於周而威王獨能率諸侯以朝之顯王之時韓魏皆稱王而趙武靈王獨不肯稱王是周之名分猶存安在其不可興者哉然所以終不能興者以其無能興之人故也如楚欲用兵破韓魏以窺周臯武公說楚王曰今子將欲誅殘天下之共王

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於是楚計輙不行張儀之説秦下兵三川以臨二周之郊司馬錯以謂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惠王乃止武公以居天下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為非司馬錯以攻韓劫天子為惡名周之為周實有可興之理矣其所以不能興者是東西周無可興之人也周文王之興特百里矣安在其地廣乎

先從隗始

君子之欲知人之國必觀其國之待賢者為如何孔子將適趙聞竇犨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惟殺鳴犢舜華孔子遂反而不往則知郭隗之謀欲先從之始而昭王從之亦可謂善於延賢也以隗之為人待之猶且如此況賢於郭隗者豈不往哉此所以能致樂毅於魏劇辛於趙也昔桓公設庭燎之禮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齊東野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威公曰吾之待士朞年而無賢士至子

何以九九之術而來對曰吾聞設庭燎以待賢朞年而無有賢士至吾之所以挾九九之術而進者盖九九之術而君能禮之則其術有大於九九者豈不至哉以此觀之則九九之術尚足致賢人況如郭隗者乎

蔡澤說應侯去位

澤之說范雎雖其志在於得雎之位然而亦忠於雎者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秦之為政至不仁也肆其虎狼之威以吞噬諸

侯雖當時所用事之臣終不得其死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其勢然也商鞅白起吕不韋蒙恬李斯皆其所與謀以取天下者也而皆不得保其首領以没其得保首領者范雎而已夫四時之序功成者退雎既居相位之久處夫功成而退之時乃不知消息盈虚之理引身以退至於安平王稽之事見責於昭襄猶不知引身以去可謂冒死亡而不顧矣向無蔡澤之言豈能免於死哉然則澤之相秦數月而免初無補於秦而有益於雎

大矣

仲連辭齊爵

仲連非戰國士也戰國之士如蘇秦張儀公孫衍之徒所以為諸侯排難解紛者大抵志於得利不啻如商賈之所為齊威王八年楚伐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以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多故笑之於

是王乃益黄金千鎰車馬百駟此其所以異於商賈者幾希觀仲連却新垣衍不肯帝秦平原君言於趙王而欲封之仲連曰所貴於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仲連不忍為也及其下聊城也齊人欲爵之仲連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若仲連者焉得以戰國之士待之哉盖為士者欲輕世肆志則無望乎富貴苟有望乎富貴則無耻而詘於人此二者盖不可以兩立也又安得富貴而輕

世肆志哉魏文侯見叚干木立倦而不敢息退而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叚干木禄之則不肯官之則不受汝位則上卿禄則萬鍾既受吾食又責吾禮何可得哉漢髙祖之得天下張子房韓信蕭何號為三傑蕭何位相國韓信裂齊而王獨子房願封留閉門辟穀弃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可謂不役於富貴而能輕世肆志矣卒之蕭何械繫韓信誅戮獨子房以功名自終不取其區區之爵禄故得以遂其志揚子雲曰鴻

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其張子房魯仲連之謂歟

秦伐東周

周失之弱秦失之强然秦之亡也在其方强之時周之亡也在其衰弱之後其不同何哉老子曰柔弱生之徒剛强死之徒是以齒剛强故相摩舌柔弱故不敝此自然之理也哉

鄭國間秦

君子創業垂統必為萬世之計而戰國之君其所以為

國者苟可以延數年之命者無所不為是所謂偷生苟活者也夫韓王使鄭國為間於秦使之鑿渠以延數年之命信可謂拙矣然向使於此數年之間有以處之亦未為拙也漢高祖與項羽轉戰以爭天下嘗謂隨何曰為我說九江王布使叛楚若得羽留齊數月則吾取天下之計定矣古之人固有緩敵人之兵以成其謀者項羽留齊數月而高祖取天下之計遂成況緩其兵於數年之久乎秦人既從鄭國之策數年不伐韓而韓於此

數年之間亦不見其有所爲者徒玩歲閲月以苟一旦之命數年之後秦之渠既成而韓亦亡矣自秦人爲遠交近攻之策二十年而不加兵於楚四十年而不加兵於齊幸而齊楚之君皆庸黷懦愚故遂蹈其計中而不悟使齊楚之君有如一越王勾踐則夫二十年四十年之間秦安得而逌之哉

李牧爲趙守邊

安邊禦戎之策惟在於堅壁清野而不與之爭利以困

其師使之兵老力弱而後可乘伯禽之宅曲阜淮夷徐戎並興為寇於是作費誓之書率衆而征之其誓曰令惟淫舍牿牛馬云云此盖為堅壁清野之策也夫邊敵之所以侵陵中國者惟在擄掠而已使吾入保而不與爭利彼無所得於侵掠則師老力竭然後乘間投隙而加之兵此伯禽所以克徐戎也夫子録帝王之書以伯禽之禦徐戎誠得夫禦戎之上策故係之典謨訓誥之末以為後世之法若李牧之守鴈門謹烽火多間諜匈

奴入盜急入收保此蓋得夫伯禽之長筭也本朝澶淵之役寇萊公為真宗謀令河北諸郡悉入保近州郡者徙於州郡近縣者徙於縣有坑塹者平之有倉粟者窖之敵人入境擄掠無所得卒以請和由此觀之堅壁清野之策誠禦戎之長筭者也

趙王復將李牧

甚哉李牧之用兵似王翦也始皇欲取荆問李信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問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以

為怯乃使李信將二十萬人以伐荆卒敗於荆始皇乃復用翦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翦將兵六十萬人以伐荆荆人悉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與戰荆兵數挑戰終不出日休沐士善飲食拊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曰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乃令將士擊之擄荆王負芻遂平其地此蓋守其說而不變則可以有立拊士卒而休養之則可以應變

未有捨是二者而能成功也唐天寶之亂哥舒翰守潼關以賊勢方鋭欲堅壁待之以頓其鋒明皇使使者趣戰翰不得已慟哭而出果為禄山所敗觀翰始之所守者與王翦之守蓋無以異然而迫於王命不能堅守前議勉强而出師以至於敗非其智之不足也智及之而不能守之也蓋良將之守其策可殺可辱可屏可斥而其一定之策不可易也不如是不足以取勝

秦趙燕近北敵

戰國之土秦趙燕三國皆築塞以拒敵而内之諸侯如韓魏齊楚皆不受匈奴之兵至始皇混一天下以及於漢然後匈奴得以入寇文帝之世候騎遂通於甘泉而中國始受匈奴之兵矣本朝國初時劉繼元以太原十餘郡控扼北邊故中國無北邊之患及太宗既克太原然後契丹連年入寇至真皇而有澶淵之役盖太原者中國所賴以扞禦北庭其必有截然障塞使之自當一面然後吾之中國不為敵人之所侵擾唐以三節度守

邉誠良策也

春申君合從

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其計既定則當置勝敗於度外不可以一勝一敗而沮也漢高祖與項羽戰其一定之計惟與諸侯約從以滅項羽故自縞衣為義帝發喪從諸侯欲討項羽者此計雖屢戰屢敗而其氣未甞少沮故其終與諸侯合師挫羽於垓下而滅之盖其初有一定之計故非勝負之所得而喜怒也六國之於

秦其所以為利者惟在於約從以伐秦而已觀楚王為從長而春申君用事可謂計之得矣此計一定固不宜一敗而沮之及秦師既出而五國之師敗走楚王不能堅守其計反歸咎於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盍踈自此之後諸侯不復為從矣惟其無一定之計故卒為秦之所并也唐憲宗討淮蔡連年不利羣臣皆請罷兵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使用兵常勝自古何憚用兵先帝亦不留此賊以付朕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强弱處置如

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入其間故卒縛元濟而戮之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是知欲成事者不可以無斷也戰國之諸侯所以卒為秦所并者豈其兵力之不足哉斷不足故也

李斯殺韓非

甚矣李斯之傾覆也當秦人下逐客之令已在逐中則上書以為秦之所以覇者以客而客之自諸侯來者皆有益於秦也及其妬韓非而欲殺之則又以非韓之公

子非終爲韓不爲秦其與前日之謀何其相反如此也當李斯遭逐上書之時使有一如李斯者而云斯楚人也今欲并諸侯斯終爲楚不爲秦則斯不免於害矣爲已而言則以爲諸侯之客有益於秦至於陷韓非則以爲非終爲韓不爲秦傾覆如此則李斯之不終於秦豈非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乎雖然李斯之陷韓非信可罪矣非之見害亦有以取之也孟子曰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君子之所學者

仁義故親其親以及他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他人之國無適而非忠厚也苟其所學者刑名則不知有已之親而親他人之親不愛已之國而謀他人之國無適而非刻薄也非之所學者刑名法術之學故其出使於秦乃為秦畫謀以首覆其宗國而售其言雖作說難之書十餘萬言而卒死乎說難者其操術有以取之也司馬溫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百福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

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蓋其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此李斯所以得入其譖也韓非張良皆韓人也張良當秦人滅韓之後散家財以求刺客欲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卒得力士為鐵椎擊秦帝於博浪沙中雖冐死而不悔而非當韓之末亡乃為秦人謀破韓之策人之智識其相去之遠一至於此

燕太子丹報秦

嘻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古之人將欲

報夫不共戴天之讎者不可使敵人知吾有疾之之意而後其讎者可得而報越王勾踐之棲會稽其怨吴也至深入骨髓矣然而稱臣妾於吴盡夫所以事之之禮者二十有五年寢薪嘗膽弔死問孤以維持其國家而徐為之計然後得志於吴卒棲吴王於姑蘇以刷前日會稽之耻善報怨者固如此也鷙鳥之擊必匿其形燕丹怨秦欲報之使荆軻持匕首以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桓公不可因而刺殺之此二謀者卒

皆不成遂遭秦王赫然之怒而為秦所滅夫越王勾踐之報吳謀於二十五年之間而後得行其志燕丹之報秦王乃欲劫之於一日之際亦可謂淺慮無謀之甚矣秦王既不可殺又不可劫而燕遂以亡其亡也固其所也然向使荆軻得劫秦王以反所侵之地則燕亦不免於亡何則秦王肆虎狼之威不復以信義接於諸侯又安可以桓公待之使軻能劫之於一日之間則軻之反也秦亦發兵而伐滅之是劫之亦亡也夫以燕之小國

而殺大國之君則秦人舉國而讎之又獨無始皇者乎以是知不可劫亦亡可劫亦亡不可殺亦亡可殺亦亡是荆軻之行有以取亡者二而丹乃以為自全之計是所謂不忍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國家者也

荆軻刺秦王

忠信為周蓋惟忠信以防身為能周而無缺茍不以忠信為周身之具縱使慮患之密未有無缺之可乘秦人之慮患可謂深矣其宮衛之嚴蓋數倍於諸侯也然而

荆軻進督亢之圖圖窮而匕首見把秦王之袖而揕其胸幾不免於荆軻之所斃者盖秦之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執兵侍殿下者非有詔召不得上故荆軻之刼秦王侍左右者欲救而無兵侍殿下者雖有兵非有召詔不得上可謂善慮患之密者矣而卒以此之故幾為荆軻之所殺縱使無忠信以為周身之防徒區區於宫衛之嚴是雖慮患之密然必有出於其所不慮者秦人之慮患不獨此者也破滅諸侯不封功臣子

弟殺豪傑銷鋒鏑以為天下之人無足信然而卒為亂者乃其左右所親信之趙高焚詩書滅禮樂以愚黔首使天下之人皆不讀書以是為得計然而起於隴畝之中習亂以亡秦者乃不知書之陳勝吳廣以是知秦之慮患雖密而患害之生常起於其所不慮者是不知以忠信為周身之具故也漢光武見馬援於宣德廡下岸幘迎笑謂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

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夫岸幘迎笑可謂簡易而無防患之具然莫敢犯之者蓋惟忠信以為周身之具無缺之可乘故也

盧生與侯生譏議始皇始皇怒乃坑儒生

神仙家者流與儒家者流異盧生侯生乃始皇所遣之方士使求長生不死之藥者也其所窮治當及於方士之徒不應及於儒者也而乃以方士之伎藝傳相汲引

至於坑儒生若始皇者所謂怒於室而色於市也

二世立

國之存亡雖曰天命然而人事之脩與不脩天命遂從而改易故有以存而為亡者亦有以亡而為存者此則係夫人事非天命之所定也如以堯為君而有丹朱以舜為君而有商均是二者之為人皆有必亡之理然而堯不以授丹朱而授之舜舜不以授商均而授之禹國家社稷遂以乂安天下萬姓遂以生育此則以天命所

必然之理而為必存之道也如秦始皇之暴虐而扶蘇為之子扶蘇之為人寛厚好儒繫於天下之望使扶蘇而為之君則秦可以不亡然而始皇乃出扶蘇愛少子胡亥李斯趙高之徒探其意以殺扶蘇而立胡亥此則以不亡之理而為不存之道也蓋舜之德與堯合故堯立舜禹之德與舜合故舜立禹丹朱商均之德皆非堯舜之所合此其所以不得立胡亥之德與秦始合故胡亥立而扶蘇非始皇之所合此其所以不得立也以是

知天命之所在茍其人事之脩不脩則天命遂得而改易漢武之所為去始皇蓋無幾矣然而身死而天下不亂者蓋以昭帝嗣位後罷鹽鐵摧酤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此天下所以中興而乂安也使扶蘇而繼始皇則秦之基業可以復振是亦漢昭帝也如其不立何

論楊墨申韓之害

韓退之之論以為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下夫禹之功能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為萬世之所永賴其功

之在天下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而孟子之闢楊墨乃空言無實其何足以配禹哉蓋楊墨之害甚於洪水之害惟楊墨之說遭孟子之辭而闢之此其害所以不可得而見使楊墨之言而無孟子闢之則其害豈減洪水之害哉孟子之闢楊墨以為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以戰國之世而觀之未見楊墨之害則孟子之言誠若過矣然以申韓之術而觀之則孟子之言不為過也申子之說曰有天下

而不恣雎命之曰桎梏韓子之言曰堯舜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飯土簋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海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雖民役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重困之作哉要在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爾當申韓之為此說是亦無實之空言耳及秦人用之

督責益嚴刑者相望天下之人側目而視惟恐不得其死至於無所措手足山東羣盜既起民之從亂如歸而海内塗炭者數十年此皆申韓之說有以使之然也夫楊墨之說使無孟子而闢之則必至於申韓之害申韓之說使見闢於孟子則亦廢而為楊墨之空言矣蓋疾在腠理血脉其治之也易故無可見之功及其在腸胃骨髓而治之則雖有功之可見亦難乎其為功矣孟子之闢楊墨所謂疾在腠理血脉而治之雖其功不可得

而見其實莫大之功也申韓之禍秦所謂疾在骨髓而不可復救當此之時雖使孟子復生其告之也亦艱乎其為力哉

拙齋文集卷十三

拙齋文集卷十四

宋 林之奇 撰

策問

別試

問王者通天地人而一通十為士士之懷王佐才於下固欲其聞一知十無所不通矣伊尹處畎畝之中而樂堯舜之道蓋雖其窮居畎畝而所學者堯舜之學也一旦幡然應湯聘而起則勲華其君唐虞其民豈其既仕

而後學此哉造車於室合轍於塗初無難者傅說之在版築太公之在渭濵顔子之在陋巷皆是學也直窮達異耳非惟古之聖賢為然也雖後世之士亦有之焉周見唐太宗言天下事明習憲章若素宦于朝而其學成於一介草茅之日姚元崇以十事要說明皇及開元初悉可施行而素定其學於廣平獵師折節讀書之時士之為士不當如是耶我皇朝之待士可謂重矣三歲而一郊天亦三歲而一取士葢以科舉大比洎夫圓丘之

祀各間一歲行之其視得士之盛與事天等是豈徇虛
文備故事徒以為多士進取祿仕之階乎誠使海內韋
布咸得以言揚於上而攄發其畎畝之志以為聖政之
助也敢問諸君以通達國體之學酌斟當世之務所願
施行者有幾所欲更張者有幾何所薰陶而俾風俗之
醇厚何所損益而致公私之豐足其悉所學以陳毋高
而迂毋卑而躙務使確然必可施於實用而毋為紙上
空言庶以不負朝廷籲俊之誠意而無愧於為士之美

名顧不韙歟

官制

問周設六卿實推本唐虞稽古之制蓋自九官之命而既有其職矣百揆者太宰也秩宗者宗伯也士則司寇也共工則司空也契為司徒而有后稷之播百穀獨無所謂司馬者說者謂皐陶實兼之此其於六卿之職或分其一以為二或合其二以為一何耶唐虞之制既然其在夏商宜無以異矣故甘誓有乃召六卿之文而曲

禮之載商制則以太宰太宗與夫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同為天官之六太其餘四卿遂與司士同列而謂之五官其不同又如此何耶天子之六軍其將皆命卿無事則為卿有事則為將此其為卿何卿也謂其為分職率屬之卿則太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其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摠而當其出征乃分掌一軍以為將而屬於大司馬何耶鄉大夫每鄉卿一人此固非太宰以下之六卿也所謂軍將者無乃以鄉大夫之卿為之歟然武王牧

野之誓自友邦冢君以下則及於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其謂之御事而與於牧野之師是其為諸侯而未有天下已用其三卿為將矣豈天子之將而不用太宰以下之卿耶晉作六軍而六卿統之魯作三軍而三家統之以小準大卿之率屬於内為將於外必矣既以率屬之卿居軍將之任而王師之出自比長為伍長等而上之至於州長實為師帥矣彼所謂鄉大夫之卿又將何以處之耶諸侯之國止於三卿康叔之封於衛惟曰祈父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而已然魯有夏父弗忌為宗伯陳以司寇為司敗吳宋皆有太宰又若備六卿而有之願悉聞其說

孟子所論與王制周禮不同

問昔孟軻氏傳聖言於既墜振王道於將頹舉盛世之典則以律列國之君臣宜其著書立言以前代為標準試取七篇攷之大有戾於經者姑摘其尤者與諸君辨明可乎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

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乃於公侯之上加天子一位以子男同一位為五等於卿大夫上加君一位為六等不知孟子所載異於王制何耶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而孟子特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合公侯伯子男而三不知孟子所載異於周禮何耶有虞氏上下庠夏后氏東西序商人左右學周人東西膠而孟子斷然謂夏曰校商曰庠

周曰庠不知建學之名如彼其殊何耶上地田百畝萊
五十畝中地百畮萊百畝下地百畮萊二百畝餘夫亦
如之而孟子謂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不知分田
之等如彼其差何耶孟子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
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考之王制則謂天子之三
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
子之元士視附庸果孰為當耶孟子謂上農夫食九人
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考之周

禮則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果孰為是耶謂國中什一使自賦而載師又有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十而二二十而一者謂夏后氏五十而貢而禹貢又有田第八而賦第三有田第一而賦第六者井田本周公所制而文王治岐乃有九一之耕然則商亦有井地乎徹法本周人所行而滕文之問乃告以七十而助然則周亦用助法乎周公封於曲阜七百里而何為有儉於百里之稱文王之興以百里而何為廣七十里之囿

立言著書落落不合如此何以取信於後世邪試思所以折衷之説勿謂孟子為發蒙之書置而勿論

歴

問由漢而降歴法之行於天下蓋世異而代不同雖其乘除因革之際氷炭楚越莫能相一及推原其流孰不自於古先聖人所以歴象授時之意哉夫堯命羲和舜在璣衡載之二典者示其可以為萬世之常行也三代歴法於他書無所經見必亦因堯之舊耳而漢之古歴

乃有黄帝顓帝夏商周魯之六者各自為家何耶三代之改正朔見於經者亦惟其統有天地人之别耳後世厯家乃謂其統既殊則立元亦異天正之元甲寅人正之元乙卯相為經緯或又謂顓帝用乙卯虞則戊午夏則丙寅商則甲寅周則丁巳魯則庚子言厯者因是而有異同又何耶推步之法在古止於正日景以求中星而歸其閏餘至唐都洛下閎作泰初厯始以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有合璧連珠之驗其比

於古之推步是耶非耶泰初因律生歷以八十一首為統母劉歆更以春秋易象配合其數而揚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亦謂與泰初合及唐一行開元歷推本大衍之數則以謂其法始出於易然則其與泰初之起於律者同耶異耶賈逵推金火革之意謂數不可貫必有更改蔡邕言不必以一家術取合明歷當隨時而變也而姜岌復謂歷法可以永載用之無斗歷改憲之理豈其然耶祖沖之始立歲差限張胄元傅仁均輩因之蓋言天

之躔度歲久必差也而王孝通復謂昔堯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由此積之將至寒暑易位豈其然耶斗分之或遠或近將安所定章蔀統元之或多或寡將安所從奚若而準日法奚若而準二至先大先小之孰優氣盈朔虚之孰辨何以驗其陵歴而盡得春秋之日食何以推其逆數而舉合六經之甲子此皆載在史志可得而備攷者試各求其至當之説仍之夫漢自泰初至乾象凡三家自魏黄初至隋張冑元凡十四家自唐戊寅元

至五代欽天凡十一家本朝自應天至統天凡九家以至皇極稽極經緯光宅景龍符天明元之有其書而不行正蒙齊政萬分之用而非正其間固有跡者密者醇者駁者合乎古者不合乎古者悉條而數之將以究觀諸君博通天人之學

律呂

問聲無形而樂有器作器於有求聲於無則器非可以常存其聲而聲非可以取必其器也是以自古論樂律

者莫不欲求中聲之所止而求之之法則自三代而降
迄于今歴數千年未嘗有一定之說律呂之相生有以
蕤賔為重上生有以大呂為重下生而又有以自黄鍾
至于大呂三分損益惟一上而一下此三者其為度數
何以有多寡之殊十二管之旋生為宫有以黄鍾為宫
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惟順其相生
之序而又有黄鍾為宫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
各有避合以相乘此二者其為彛倫何以有先後之異

上下相生止於十二律耳而後世復有自中呂而增之至于南事以為六十又由南事而增之至于安運以為三百六十無乃贅於十二律乎還宮之運止於五聲耳而後世復有增變宮變徵以為七均又有十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在羽音之後清宮之前無乃多於五音乎古之製律或謂以玉或謂以銅或謂以竹而又或曰陽律以竹陰律以銅不知其說之孰是耶後之定律或作準以寓數或裁笛以吹或製為四

器名之為通或為輪扇二十四埋於地中以測氣不知其器之孰得耶律在於先鍾在於後一說也而又有曰先有其鍾後有其律者以一黍之廣為尺而後制律一說也而又有曰一黍之起積千二百黍而後生尺者宮徵商羽角以次相生各有其數其說誠當矣何以復有宮生角角生徵徵生羽羽生宮之一說也土無候氣之管寄王於四季其說誠當矣何以有半黄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釐用為候氣之一說也律管之圍果

在徑三分圍九分乎抑黄鍾九分林鍾六分太蔟八分各從其寸之數乎三統之管果皆全寸而無餘分乎抑黄鍾九寸林鍾六寸一釐太蔟八寸二釐而不得為全寸乎黍之生律有以廣累之有以長累之律之容黍有容八百八粒之少有容二千八百六十九粒之多此數家之説其是非當否之際中聲之得失常必由之通於音律者皆不可以不論也試歷舉諸家鑿枘不同之説而各為之求其至當之所在使夔襄復起莫之能易不

亦善乎

大衍太玄

問易之為書本於天地生成之數天之生數二十有五地之成數三十合為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則其數疑若不可得而增損之也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皆不足於天地之數學者疑焉故諸儒各以臆見而為之說或謂五十者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數或問易有太極是謂北辰生

兩儀日月四時行十二月二十四氣而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則運而用之或又以為八卦各有六爻為四十有八加乾坤二策凡五十初九潛龍勿用故惟用四十有九或又曰虛一不用太極也無可名之謂太極有以謂五行氣通於萬物故減五而大衍又減一有以為減其六以象六畫者誠如此數說則聖人所以為大衍揲蓍之法其無乃猶有所附會配合而非出於自然之數歟抑將自有至當之義而諸儒或未之思歟揚子雲之太

玄蓋擬於易之數也其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天地人之數五十有四共為七十有二而其半為泰中之數故三十有六策而虛三以筮焉此其為多寡乘除之法又若有以異於易者易於天地之數纔闕其五而玄於終始之策數遂廢其半易虛其一而玄虛其三其亦皆有說歟幸悉意以陳毋牽於諸儒已陳之說

河圖洛書

易係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皆作易而言也書

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初未嘗指洛書為其所錫也
漢儒附會乎二者由是有龍圖授羲龜書畀姒之說焉
其說出於緯候之書非二經之本文也使洛書果為神
禹而出則不應言之於易繫矣今也洪範不言而易繫
言之又安知圖書之出不皆在伏羲之世耶周官天府
之掌有河圖而無洛書孔子之歎其不偶亦惟曰鳳鳥
不至河不出圖則是當周之時洛書亦未必傳於世矣
漢儒果何所據而云耶河圖之數縱橫十五此非人之

私意小智所能為也其出於天之授羲必矣然羲之始畫八卦由乾三索而得巽離兊由坤三索而得震坎艮此其於縱横之數自一至九者果何所配而為是八卦之位乎世所傳洛書之數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五為土或以其合於洪範五行之數也而信之然五行為五與五事五紀五福無以異也果一為水數二為火數則一曰貌二曰言一曰壽二曰富之類豈亦有其數歟茍以為非五行之數則繫辭又何以

有天一地二以至天九地十之言耶緯書之說河圖惟以其為伏羲而出也山海經又謂伏羲氏得之夏后因曰連山黄帝氏得之商人因曰歸藏列山氏得之周人因曰周易是則河圖之出也屢矣其又安知洛書之既以授羲使則之以作易而不復畀姒使則之以作洪範耶洛書之有五行生成之數既在所可疑之域矣漢儒之於五行傳復以九疇之名為龜背所負或謂三十八字或謂惟二十字豈天之授禹固若是其諄諄耶然則

春秋緯所謂河圖九篇出天苞洛書六篇吐地符今之傳於世者果孰是耶其果合於聖人之經否耶

軍制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兵之設久矣是以武事之備常存乎文事畢舉之時而軍容之修必參乎閒暇之際故雖上恬下熙海宇無事而軍政亦不可以不講也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非特周制也以甘誓肴征推之由夏以來則然矣文王之為西伯

祈父宏父農父實為三卿雖其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不敢越乎大國之制也而棫樸之詩乃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何耶茍謂既受命稱王而備六師則武王牧野之誓亦惟司徒司馬司空在焉又若未有所變矣春秋書魯作三軍譏不當作也書舍中軍善其復古也則魯國三軍合乎次國之制矣而閟宮之詩乃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惟大國然後有千乘之車備三萬之徒僖公之世既以是為美矣而襄昭之間乃始咎其作而善其舍

者何耶魯果大國則其軍應為三萬七千五百人而惟曰公徒三萬茍以舉成數而言則齊之内政自五人為伍以至五鄉一師適一萬人之數豈其所謂三萬人者舉不合於夏官司馬法耶晉侯爵而分六軍以備六卿鄭伯爵而有左右拒與魚麗之陳吴子爵而為三軍以肆楚皆僭也然天子之六軍惟取諸六鄉其外為六遂都邑之兵有事而調焉天子既不止於六則諸侯亦不當止於其數得以隨宜而損益之矣魯伯禽之征徐戎

既有三郊復有三遂亦幾於六也書不以為嫌則凡用軍之僭未必為僭矣而三軍中軍之作舍聖人必書之若是其謹又何耶春秋之世去成周為未遠而其軍政既爾自茲而降如魏之武卒齊之技擊秦之鋭士抑又可知也至于漢唐之制則有七校三吏建章羽林府衛弓騎之名制自朝廷雄邊子弟昭義步兵之令著于郡國其為法又果合乎先王之制否耶此雖非俎豆之事然亦通世務者之所宜知試條陳其是非得失之實毋

但以為末之學

拙齋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拙齋文集卷十五

宋　林之奇　撰

記

朱端仁韞暉樓記

石韞玉而山暉水藏珠而淵媚陸士衡文賦雖有此言而讀之者往往以是直為論文而發耳而任恭惠獨於是得養生焉其事載於宋氏春明退朝録讀之者又以其雜出於小說者流往往亦莫之信也而吾郡人朱端

仁山甫廼始摘取韞暉二字以名其所居之樓且以來諗而曰是樓也蓋端仁之曽大父通奉公嘗藏脩息遊於是以谷神專氣體合自然者也諸孫得承餘澤遺芳以蔭芘恲懞將於是念祖焉韞暉之名所以志也子盍為我記之昔在弱冠時嘗周詢鄉黨矣聞於耆舊間有告以鄉之三達官共遇一異人而事狀卓絶者其一人則通奉公當其始應舉從計偕與司業鄭公中奉丘公徒步同塗入京及延平而逸其負笈之夫方彷徨逆旅

中亡以為計有請為隸而不受直者稱善而姑許之其
膂力乃絕人遠甚且執禮愿慤出語超軼先勞後息異
於他傭至蔡汴間距弛擔亡幾何矣始願辭去後數日
抵京師遇諸塗則其服改矣黃冠野服貌甚閒暇且多
道氣三公者始駭異之問其居而校謁焉其言皆世人
絕俗之譚非人間常語也久而益叩之響應無窮或受
其神丹或傳其祕訣初未覺其為仙聖也別去經年則
已聞白日上昇於山陽而人皆見之矣由是上庠之士

知其夙嘗為三公役者乃皆目三公為僊人郎王而絕嘆其濟度之有緣也三公者服膺其言而篤信之力行之通奉公則於是樓而習焉已而三公卒皆眉壽精強為世偉人究于大耋然後脫屣蟬蛻且皆行其餘慶以福雲來然則韞暉之源流其所從來遠矣山甫以是而責報於天吾信其如左契之執也竊嘗謂造物者之賦與其於富貴利澤功名爵位或輕以畀付于人無所甚惜而惟斬於神仙清静之福蓋其所尤重者也在朝官

達莫如許國呂氏之盛說者謂唐之世有名渭者其鼻祖也渭之後散為兩枝其一枝至國初浸以通顯自文穆而下公卿世世蟬聯相襲無慮數十百人舉世莫之與京者其一枝為神仙則惟出純陽眞人呂洞賓而已夫以許國文穆而下奕世子孫綿綿不斷之遐福如是其盛而彼一枝者獨揫歛凝結鍾其慶於一人之身混迹塵寰登名仙籙此豈非造物者之深嗇固閉而時出之歟通奉公緜為奧學登膴仕享遐齡受備福其平生

陰功隱德及人多矣今山甫不於其所以高大門閭者加輪奐焉以徯高車駟馬之來而方且退然恬養於斯樓吾知山甫之意不汲汲於世俗之所羣趍而必欲責造物者以其所甚難之報是雖使異日得三旌列戟之榮終不以易其韞𨽻之至樂矣余嘉其志顔之卓爾不羣如此故推原其本而樂為之記

李次山定齋記

余之親友李君濤次山名其所居之齋曰定而謁記於

余曰余之齋所謂定者非偶得其聞見之粗也亦既有所自得而聞見之者矣凡由此之貴賤禍福窮通得喪莫不有定分存焉人雖用其私意小智而求有以勝之必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吾姑定其在我者而以定應之視彼之虛如輕雲飛塵之在太空中初不自知其去來有無而任其自爾此余之所謂定也子盍為我記之余服膺其善而俞拜其言曰是說也理之奧也次山既得而篤信之矣余復何言哉然終不可以嘿也姑惟推廣

次山之意以相磋切而已定之在彼者命也君子之於命則委分於彼而我無與焉我雖不定而彼既素定矣將如彼何哉定於在我者性也而君子之於性則責備於我而我常在焉彼雖不定而我實能定矣將如我何哉蓋定之施於性命之際惟君子所以處之者如何耳定在彼則我聽於彼猶時有不定者焉定在我則彼應於我無時而不定矣進於是說則釋氏所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之言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次山能允蹈於

是齋則不為苟知於是說矣余嘗志於居室之壁間曰由我者守道在我天之所不能違由天者聽命于天我之所不能預此即次山之說也頋欲持是區區之說以為定齋之記不識可乎

李脩年庶齋記

莊子之書載子貢駕軒車中紺而表素乘大馬以見原憲原憲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是言也

非子貢之言也然而有似乎子貢之言也何哉當夫子之世蓋有以聞為達者有以事為政者有以音為樂者有以儀為禮者皆似之而非也若至於以貧為病則陋已甚矣由是知其必非子貢之言然而亦未必非也故曰有似焉夫子固已夙知其然矣蓋嘗論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以貧為病則此其原也回之貧至於屢空而方且不改其樂惟其受命焉賜之乘肥衣輕其視簞食瓢飲侈矣顧猶以貨殖

為心賜之貨殖非若他人之貪冒無厭也一不受命則
於貧富貴賤之分初未能忘懷而悉任之則其末流至
於以貧為病而見笑於大方之家者固其所也莊子豈
厚誣之哉人之賦分於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東西
南北惟命之從者也命有所不受則在家為不肖之子
在國為不令之臣刑戮之所必加而不以赦焉賜之不
受命則是物也此心一萌於心術之微他人之所未覩
而夫子固已見其肺腑矣其發見於外而不可掩則以

貧亂病而為原憲所窺此猶可言也太史公遷作史記遂以之列於貨殖傳之首以與猗頓白圭之徒同列其辱聖門甚矣余內兄李倅脩年嘗讀論語而有感於夫子之言至於一唱三歎味之不釋遂名其齋曰庶且以是義為余誦言之余觀脩年之雅意固以為凡世之充詘於富貴隕穫於貧賤而汲汲焉戚戚焉未能兼忘於兩者之間皆賜之不受命者也庶齋命名之義如斯而已余復因脩年之言而有感焉遂具書而為之記并以

曉夫世之貧而諂貴而驕者

李脩年義愛堂記

福州東山大乘寺西廡間有斷碑焉字畫漫滅土蝕虫侵過者弗顧余内兄李脩年見而異焉剔抉洗濯佇立而諦聽之錄其本持以示拙齋曰是碑也蓋古之大乘愛同二寺合食于一堂而紀其義食之所由起者也今亡矣夫拙齋因讀其碑而問焉曰然則吾兄何愛於是碑而手之不庸釋耶脩年曰余有感於是夫人之所以

能羣以有義也義之所以能立以有愛也彼釋氏者滅人倫倍天理號為割愛而弗得存者也愛則弗存於義何有彼義食者胡為來哉今其徒乃能合於一堂而舉無異心焉吾儒殆有所弗如也余有感於是且將名余所居之堂曰義愛而寘是碑文於其中以示子若孫用為義方之訓而發其憤悱之心是舉也義之屬也子其為我記之拙齋曰是碑所載義則然矣抑其說出於異端者流非吾儒之所以訓也吾儒之道之學以能羣也

以義而羣以立義也以愛而義有愛此有義有義此有羣反是則夷子之二本釋氏之斷滅也已今吾兄欲以義愛名堂而謹其義方之訓則是碑不足余願擇其義之出於愛而吾儒之所宜言者為吾兄誦之可乎南唐江州陳氏七代同居族人數百口每食鋪廣席以次就坐有畜犬百餘共食一槽一犬不至餘犬為之不食徐常侍鉉與其弟鍇最相友睦常共用墨一丸弟馬未歸兄馬不肯茹草兄馬出弟馬亦如之此其為義食之感

其氣所蒸孚化所流溢雖犬馬異類其旁通速肖至於如此回視大乘愛同之合食其相去蓋天淵矣余願以是為君家愛義之説乎脩年曰善遂録是言以為是堂之記

寸齋記

達磨曰傳佛心宗寸無差悞吕紫微曰不入樂天詩社不為淵明酒徒看取簞瓢陋巷十分晝夜工夫陶士行曰禹大聖人也猶惜寸陰至於吾輩當惜分陰後漢列

傳曰此織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若斷斯織則捐失成功稽廢歲月大德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何晉之云浮生如彎弓寸寸不易滿俗詩一尺都來十寸長東家量了西家量筭來只是他長短何不回頭獨自量凡此皆寸齋博文約禮所得者衆義也入予齋而未喻其義試觀諸此則予之區區名齋自警之意一見決矣遂兼收遐取以為吾齋之記且係之以銘銘曰天

地廣輪羸三萬里我所耕者纔一寸爾耕此寸地待其廓然毋使荆榛妨我良田墉崇櫛比歲取億千是蔗是蓑成功則天

團拜記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此三者號為天下之達尊自古然也近世道遠俗漓黨齒之敬不存而吾鄉特甚欲漸復者必自吾輩率之以身行之以漸守之以常其理也今也既序少長之秩於此自後每

遇冬年節序必於質明會集敘拜于育王塔院有不願預者勿預不設酒殽貴可繼也夫士農工商各有定業之常以生士之常業在守其禮法而已歲時敘拜以為子弟勸禮法孰有大於此者乎此而不守則將喪其常業而失其生理以為不肖之歸吾末如之何也已

雪峯瑞芝圖記

散則為露凝則為霜雨之一潤也常則為菌瑞則為芝氣之一烝也烝之為氣其在人事如鬲釜之間水火之

齊鹽梅之適蓋有變生為熟揉剛為柔變乖為和革腐為堅以成飶飶芬芬叟叟浮浮之物族庖老獲之智類能之矣至於山林澤藪美薦水草之旁出其沮洳鬱勃之所積而枯槎故枿菌生乎其中此則非人力之所能為而天時地氣實使之然漆園所謂烝成菌者也其所由來亦豈難知哉若夫芝之為瑞其在天壤之間自為一種靈苗異産勃然而出欻然而來既非人力之所及而天時地氣亦初無預乎其間蓋莫有知其然而然者

茲其所以為嘉瑞也歟福州雪峰山崇聖禪院當乾道丙戌夏五月二日以其鼻祖眞覺大士圓寂之辰廣設佛會緇素雲集長老藴聞敷座提唱快說法要從座而起象王回顧萬衆仰視其猊座之東序則有瑞芝兩苞出其楹之左右每苞羸十餘葉其色紺黄間以淺絳瑞氣氤氲光彩奪目四衆咨嗟嘆未嘗見某忝以祠禄家居杖藜山行選勝及茲預觀盛事為之繹尋締思者累日竊以謂是芝之所以為瑞者惟其理路貿絶而不可

致詰也雪峰之在閩中其地最為高寒卓越六月雨雪冰片滿街葢沮洳烝潤之必無有也况當此驕陽亢孽久愆雨澤之際烈日火雲棟宇如槁而是楹之距地亦且百尺以天時地氣人事三者而推尋之舉非其烝之所能及則此物胡為乎來哉是其為理甚豁而其為瑞甚明觀其瑞之所出實在長老閩師猊座之旁而衆目之創見又當其說法已竟之頃其日則祖師應機度世之辰三事和合如此意者閩師寔祖師再來斯山以符

斯瑞與覩玆嘉瑞則卯塔開縫杉枝拂地之讖斯末也已

泉州東坂葬蕃商記

負南海征蕃舶之州三泉其一也泉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國以十數三佛齊其一也三佛齊之海賈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數試郍圍其一也試郍圍之在泉輕財急義有以庇服其疇者其事以十數族蕃商墓其一也蕃商之墓建發於其疇之蒲霞辛而試郍

圍之力能以成就封殖之其地占泉之城東東坂既翦薙其草萊夷鏟其瓦礫則廣爲之窀穸之坎且復棟宇周以垣墻嚴以扃鑰俾凡絶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舉於是葬焉經始于紹興之壬午而卒成乎隆興之癸未試郍圍於是舉也能使其椎髻卉服之伍生無所憂死者無所恨矣持斯術以往是將大有益乎互市而無一愧乎懷遠者也余固喜其能然遂爲之記以信其傳于海外之島夷云

拙齋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拙齋文集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寬

謄録監生臣姚培雯

拙齋文集卷十六

宋 林之奇 撰

序

尚書集解序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開百聖而不慙敝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

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胷中或以甲之說為可從以乙之說為不可從或以乙之說為可從以甲之說為不可從如此則私議鋒起好惡鬨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為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所

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黄帝玄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為尚書斷近取遠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為簡書此説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删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未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僞太誓一篇為二十

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皆霸偽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

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偽本亦非眞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嘆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

實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聱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宗肜日均商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而艱易顯晦逈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也如大禹謨胤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

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

語多與潁川畁晁錯所不知者什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所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汨之矣

周禮講義序

無體之禮冥於天地之自然而聖人制禮所以立無體之用也夫禮自外作本在於内雖有不易之道而外必盡其可陳之法是以其法之在度數也貴賤有位先後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君子知之於内足以安性命

之情衆人由之於外足以觀性命之理此禮之大體也
方其莫之為而常自然之時人含其聰而天下不侵人
含其明而天下不累則禮亦何所用哉此莊周制禮不
仁之説及澡淳散朴去性而從心耳營鐘鼓管籥之音
目逐青黄黼黻之美與接為交往往萬緒起矣而是非
不至於秖合則禮之教其得已乎聞之曰禮者於時當
夏乃萬物去本盛末之時則禮者聖人之不免也蓋聖
人之神不與人同憂而聖人之德不與民同患故周公

制法度於一日之間以厚天下之風俗其本如此雖然道有升降時有損益故以義制禮者雖昔之所無而今或制作而不疑以義變禮者雖已造於前而後或因革以為便則周禮之為書豈特周公之力哉易曰亨者嘉之會天之禮也又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禮也三代之禮天道人事備於周上致其隆下致其殺中處其中則是時也崇天卑地分羣偶物而不失其統也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小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各以順受其

正豈有他哉後世禮昧於經之大體則徇常者或病其高濶好大者乃患於卑近又豈知夫高濶所以立天下之本卑近所以盡天下之事歟揚子曰禮體也體不備不足以為人故謹其名嚴其數則雖貴至戴璧之天子賤至横目之庶人其衣裳飲食之纎悉聲音藻色之等咸皆事為之制曲為之防則尊無逼下之嫌卑無僭上之失者乃周禮之所載王業也禮文存於經獨周禮為全書惟其傳不明故學者常憂其難知世有人焉乃訓

而發之而聖人之德大畧具矣傳曰先王制禮必有主也故以述而富學今既以其既學者相與而學之而未知者以俟切磋焉

孟子講義序

孟子論語皆先聖之法言學者之要道也然孟子之書大抵推明論語之意故學論語者當自孟子始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自作其說不然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没之後門弟子所録不惟門弟子所録亦有門弟子門

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録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記録於中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録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録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人之手不可必也趙臺卿以謂孟子當蒼姬之訖録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熈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為此書夫既與門人荅問而

言之矣又恥没世而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葢漢魏已降文人之通弊孔孟之志必不如是之狹也趙臺卿既以此書為孟子所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謂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荅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説凡為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三時之日

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所以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濶是猶相馬者徒求於物色牝牡之間而失其眞者遠矣以是知言辭多寡先後謂非出於一時所記此非孟子之意也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於文字多寡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

觀瀾集前序

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人之以其蕞爾之

聞見而對萬古浩博之書言將以窮其無窮極其無極雖末世窮年曾不足以究馬體之毫末而耄及之矣此觀瀾之編所由作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活水也水惟其活是以智者得師焉文乎文乎澹泊而有遺味發越而有遺音者非活不能也余之於斯文是之取爾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庶幾得之

觀瀾集後序

右觀瀾集所編百二十有九篇皆瀾之動也余於是觀

焉亦聊足以稱是區區聞見之所及者發吾管蠡之陋識作吾金鼔之懦氣也而已非以古作者之文為止於是也代有不録之人人有不收之文蓋廑有存者故不以世次列敘先後且虛其左方以待之繼此復有會於予心而可以廣予傳者固將特書大書屢書不一書而止也夫文選不收蘭亭記文粹不收長恨歌識者于今以為二書之遺恨由其所取乎斯文者以為盡於其書故其所遺者人得而恨之余方收選粹之所遺其敢自

謂無所闕軼乎昔孔子之始删詩也得周之國風雅頌於自衛反魯之初既列而敘之矣末乃得魯商二頌又從而附益之不以世次之先後為嫌也曾子從學最在二三子後而猶及乎商頌之傳是以其窮居於衛也曳縰而歌之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其樂之動於中而發於聲音形於抃蹈有不期然而然者凡今中庸大學之所載子思孟子之所傳揆厥端倪無非繇商頌而入者也青藍氷水之喻於是乎信矣余之為是集也以為至游

眞樂之純全在焉則固朝夕不庸釋也且將獨處則終日自誦而玩味之羣居則與人同誦而商論厭倦則使人旁誦而諦聽之習熟則教人徧傳之藏於斯脩於斯息於斯游於斯以飲其酎啜其醨含其英咀其華庶或有其人之曳縱浩歌因商頌而有得以光大乎斯文者出焉是則觀瀾之本志也余之觀瀾非曰能之亦徒為過屠之嚼望洋之嘆耳

家藏海中螺蚌所共護持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序

泉州同安並海之漁人有舉網於海漩者得一巨物焉視之良石也徐而察之則螺蚌相繆纏甚固剖而視之重重十數皆衆螺蚌也末迺見佛經一卷實在其内外彊中乾青質朱軸金銀書相間錯則此經是也邑丞秦谿王君亮功行部見而異焉得而匱藏之余在泉時聞王君有此經問之而信王君舉以施余因寘諸余家所奉旃檀金剛像之龕中而朝夕瞻禮之久矣表兄李長

季歎其希有且曰子盍為之序記表而出之俾見聞者生尊重肅敬心不亦善乎余曰唯夫佛門廣大說法幽深世之人以淺意小智管窺而蠡測之往往視為難信之法而孟浪不信者皆是也自非諸佛時時出火神變以證其說以覺羣迷則雖善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而佛法之滅亡無日矣昔唐文宗食蛤蜊有擘不可開者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相具足時終南山政禪師論之曰物無虛應此乃啟檀越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

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文宗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政曰今者覩此為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文宗曰希竒之事朕深信焉政曰已聞說法竟葢因理曉人者不辭費以此身得度而現此身說法此難信之法也今也於蛤蜊中現菩薩相以是為證雖不信者亦信矣佛華嚴經曰如有大經卷無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內一切塵悉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悉明見破塵出經卷普饒益衆生竊嘗謂塵中有經卷破塵能出之此

法亦為難信而證以此經理亦皎然余然後知芥子須
彌本不相礙但患不得其證所以難信耳

送衡州趙使君序

古今有一定必不易之常理謂之彛倫彛倫也者惟此
一理之可通更無並行不相悖之二理也有則悖矣父
之必慈子之必孝君之必仁臣之必忠此其為理之一
定有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準之必平繩之必直自有
天地以來則然矣豈容有二端哉今之郡守縣令五等

諸侯爵也其於覆下牧民有君之道焉是以其彞倫不出於仁而善為守令者其政謂之循良豈弟為守令而有不出於循良豈弟則非仁人也非仁人而俾為政於一郡一縣則民之蠧也國之蜮也將安用之是以古之守令必取於純良豈弟之仁人此理之必不易者也然仁人之心必惻隱而多恕寛慈而近厚是以循良豈弟之施於有政往往近於懦弱而少決姑息而多貸以故或者病之以為筭計見效曾不若能吏之任鉤距之智

峻鞭撻之威其擊強仆姦有以大快人意者由是循良豈弟之彝倫浸為陳腐不切之習癡頑無能之倫而機巧決斷之政尚矣雖然循良豈弟之宜於郡縣為人君之止於仁其為彝倫古今固自若也審循良豈弟之不如機巧決斷之為則趙廣漢韓延壽張敞之徒過於黃覇龔遂遠矣還固之傳循良其去取予奪之際乃若是焉何哉元次山之為道州蓋所謂惻隱而多恕寬慈而近厚號為循良豈弟之尤者也其在當時譏訶詆罵之

聲不絶於上下而有識者賞焉故老杜以謂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此豈非以為次山所挾之術是誠彛倫之必不可易也歟循良豈弟之施於郡縣有如春風陽和之煦萬物小用則小利大用則大利所以如元次山輩為邦伯遂能使萬物吐氣而俾天下以安者也苟使之一變而為機巧決斷則是望霜雹雪霰以發生之功矣庸詎可乎趙丈志行使君實循良豈弟

之仁人也分符于衡陽而將之官余懼其怵於流俗之見或將變其天資之所有而機巧決斷用焉强其所無以徇時好取世資遂爲是説以厲其行使君勉之入告于内君付以民出守于外民受之君君吾君也民吾民也自吾君吾民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使君勉之仰不愧乎君俯不怍乎民其中之所素守確然其不可奪乎流俗之毀譽固不足聽也

陳君傑四男子序

延平陳君傑唐臣名其四男子伯曰杞仲曰梓叔曰梗季曰楠且遠來問字於余余既字之又為之説曰杞梓梗楠皆天之美材也所受於天者既美又必因其材而輔之以人事然後得全其天焉其始種於地則在乎豐其土壤相其肥磽而審所以置之之宜使其質幹固其根著深則本不揺矣故伯之字曰殖之殖之者其始也既殖之矣又何加焉然後培壅灌溉之功施焉斯得其所養而無物不長矣故仲之字曰育之育之者其次也

夫所謂育之者非一二旦而可為也必積之以歲時而其功日進一無所挫焉斯勃然而興矣故叔之字曰篤之篤之者又其次也如是而底天成矣由勾出萌達至於拱把合抱七圍八圍皆其成之之積也故季之字曰成之成其大備斯無以加矣其膺匠石之求時大廈之須而為明堂之柱路寢之楹惟顧世之用者如何耳蓋君子盡其在人者而任其在天者殖之育之篤之成之者人也用與不用則天也而人何與焉陳君能以是為

四子義方之訓吾知天意之必有在矣

送伯厚縣尉赴官建陽序

易大傳曰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蓋位者其時也時之異列則一貴一賤分焉卦者其徳也徳無不齊所以處小大一也古之君子其涉世應變之迹各隨其時之所遇有萬不同誠不可以一槩論而其所同者徳也故居下位而盡心於職守在官而官在府而府在庫而庫無毫髪茍且之意則與夫在上位而酬酢天

人之丕變負荷國家之重任者一道也孔子為委吏則會計當為乘田則牛羊茁壯長其所任者狹矣然心念盡於所職而不忿乎其餘雖使其位進於卿相道行於當世而吾之所以應之者不復加毫末於此矣舜之徽五典而五典從納百揆而百揆敘賓四門而四門穆者亦是物也豈復有變於其耕歷山漁河濱之所為哉舉斯心加諸彼固不可勝用矣非復有待於其外也吾友陳君伯厚以經術首賢書以對策擢科第得尉於建之

建陽而要予贈言以别予謂伯厚於是言也以其平昔之所學所聞自試於一尉之間將準此以設施於世予之贈言捨是則為不知務矣夫以痀僂承蜩蜩之外天下無餘物梓慶削鐻鐻之外天下無餘巧理盡於所止故也伯厚之行予姑請惟以尉職之所應為與否者求商㩁焉而伯厚聽之夫縣令丞尉各有司存而尉以治盗為職者也為尉而使盗賊縱横為百姓侵害亡窮已置之不詰則尉為無賴矣然尉雖治盗其身為王官佐

令丞以牧養斯民使各安其田里無愁恨嘆息之聲視百里之民則皆其父母也為民父母至使其赤子失業去為盜賊苟又從而維縶之係纍之刑戮之以塞予之責進予之秩逞予之願有利之心焉則亦豈為民父母意哉尉亦為無賴矣是二者之失鈞也抑孔子嘗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又其理之極致也伯厚其審擇斆由前之二者而更進於斯則一尉之外吾知其天下無餘事矣

送陳童子序

誦記之於學末也古之君子其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學既已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以其餘力及之而非所以先之也是故有小學有大學小學者所以養其正於童蒙之初大學者所以要其成於天德之後由童蒙迨乎既冠未嘗一日無學而記誦初未嘗一日學焉學者不以是為學則教者亦不以是為教其勢然也洎夫科第興而士之大學既已悖其先

後本末之序矣則小學亦流而為博洽捷給之歸利禄之所在萬矢之質的也後生之有是學先達因之亦有是教焉自其為童蒙而記誦之教固已行矣此國家所以有童子之舉而吾黨之士所以少則有記誦之師焉而陳童子者又特其穎悟俊爽之尤者也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聽其所誦之書纚纚然如貫珠琅琅然如戛玉衮衮然滔滔然如河出崑崙東折北迤而歸諸溟海也人皆謂童子之所已為者絕人遠甚

固可以楷橅後學而領袖儒林矣予獨異焉竊以謂古之豪傑非不以記誦為長彼其所以卓然自立於世者既自有其本而根深蔕固確乎其不可移奪矣其博物洽聞之所發亦直出其緒餘決其波瀾之一二以曉世之瞶瞶未悟者耳固非其自幼稚至壯老疲精力溺心志而專致力於此也張巡之守睢陽功蓋天下實海內奇男子也韓退之敘述其事甚偉至其言讀書不過三遍終身不忘為文章操筆立書未嘗有藁者殆亦於其

全體之中偶出其一班兩班者爾在張睢陽固不足道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今童子之所已為者既能為今之所不能者矣今者方將充貢乎天子之庭觀光乎上國以從英俊游乎鸞臺鳳閣之上既為當世之雋彥矣凡所已為者其自今以往視為道德之一藝時出而游之可也若遂以為終身必據必依之理過而不化執而不忘則閼黨之速成互鄉之難言也已僕他日詎敢刮目以待童子之來洗耳以聽童子之

誦乎

拙齋文集卷十六